

英美文学文库



#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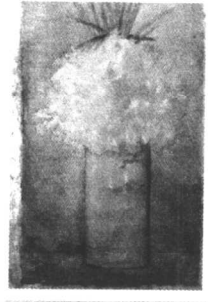
## 文学理论导论

第2版

Terry Eagleton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布莱克韦尔出版社  
BLACKWELL PUBLISHERS

英美文学文库



#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 文学理论导论 第2版

Terry Eagleton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布莱克韦尔出版社

BLACKWELL PUBLISHERS

京权图字: 01 - 2003 - 7338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理论导论(第2版)/伊格尔顿(Eagleton, T.)著.—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9

(英美文学文库)

ISBN 7-5600-4472-7

I.文… II.伊… III.文学评论—西方国家—英文 IV.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8099 号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Copyright © 1983, 1996 by Terry Eagleton

The right of Terry Eagleton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is Work has been asser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UK 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

First published 1983 by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Second edition 1996

Reprinted 1997,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 文学理论导论

### 第2版

Terry Eagleton 著

\* \* \*

责任编辑:姚虹

出版发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北京外国语大学印刷厂

开 本:650×980 1/16

印 张:16

版 次:2004年11月第1版 2004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5600-4472-7/H·2103

定 价:21.90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010)88817519

## 专 家 委 员 会

主 任 钱 青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 宁	王 守 仁	王 逢 振	区 钨
毛 思 慧	石 坚	申 丹	宁 一 中
吕 大 年	朱 刚	刘 建 华	刘 象 愚
刘 意 青	阮 炜	苏 耕 欣	杜 瑞 清
李 公 昭	李 文 俊	杨 仁 敬	肖 明 翰
吴 冰	何 其 莘	张 子 清	张 在 新
张 冲	张 伯 香	张 剑	张 耘
陆 建 德	金 莉	周 小 仪	胡 家 峦
侯 毅 凌	姚 乃 强	殷 企 平	郭 棲 庆
陶 洁	黄 梅	戚 宁	董 衡 巽
韩 敏 中	程 锡 麟	虞 建 华	

# General Preface

Among the most important developments in contemporary global culture is the arrival of Wester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literary theory in China. FLTRP is to be congratulated for its imagination and foresight in making these crucial texts available to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literature throughout China. There is arguably no greater force in producing understanding between peoples than the transmission of literary traditions—the great heritage of narrative, lyric, and prose forms that give cultures their distinctive character.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ory stand at the crossroads of these transmissions. It is the body of writing that reflects on what a literature has meant to a culture. It investigates the moral, political, and experiential dimensions of literary traditions, linking form to content, literature to history, the sensuous love of literature to analytic understanding.

The availability of these important texts will greatly help students and teachers to become acquainted with recent criticism and major critical theories and movements. I am convinced that the series will mak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literary education of China, increasing literacy in new fields and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n extraordinarily timely venture, at a time when comparative literary study in a global contex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for professionals, and beyond that, for a general readership that seeks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literature.

**W. J. T. Mitchell**

Gaylord Donnelley Distinguished Service Professor  
English and Art Histo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Editor, *Critical Inquiry*

## 出版说明

近年来,许多大专院校为英语专业的学生开设了英美文学课程,市场上也出现了各种版本的原版英美文学经典著作,它们基本上满足了高校对课堂阅读教材的需要。但是,英美文学教学中仍然严重缺少原版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评论和文学工具书等重要参考书,以至于许多学生写论文时收集资料成为一大难题,专业教师和研究人员的业务水平的提高因此受到限制,在知识更新及学术研究上也难以与国际接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以外的地方尤为如此。

据此,外研社组织了全国17所著名高校或研究院的44名英美文学领域的专家学者,经过仔细斟酌,决定引进一批与教学需要相适应,有学术价值,在国外最常用且被国际公认为优秀的文学评论、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工具书。这是一套开放型的系列图书,以原版加中文序言的形式分批出版。相信这套书的出版定可缓解国内大专院校中英美文学参考书匮乏的现象;同时,通过这种途径,可以有意识地引进国际知名学者的代表作,这无疑会推动和提高我国在英美文学领域的研究水平。

钱青

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

毫无疑问,在当代西方文论界,继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之后,英国最杰出的文学理论家、文化批评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当推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 1943—),他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在新的形势下仍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从而使之成为当代西方各种批评理论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立下了汗马功劳。如果我们将伊格尔顿的批评道路与和他齐名的美国同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 1934—)的批评道路作一比较的话,就不难发现,作为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这二者至少有好几个相同的地方,但也在一些方面各有千秋:两人都是从文学研究入手逐步进入当代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领域的,但前者的切入点主要是英国文学,因而属于国别文学的研究范畴,因而伊格尔顿常常以英国文学和文学理论教授而著称,而后者所赖以起家的则是法国文学和比较文学,而且更习惯于作一些形而上的沉思,因而詹姆逊的公开头衔是法文和比较文学教授。两人都以较大的热情投入到国际性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争鸣中,前者对各种后现代/后结构主义理论的态度往往是批判多于同情,特别对后现代文化和反历史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有时达到了否定的地步;后者则积极地与之对话,并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对后现代主义现象作了全新的阐释,可以说,后者的立场越到后来越踰于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两人都积极投入当代文化研究的大潮之中,但前者主要是由文学研究出发逐步进入对文化现象的分析,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批判风格,而后者的视野则早已超越了文学研究的范围,广泛涉猎包括建筑在内的造型艺术和包括电影在内的当代大众传媒,似乎对大众文化有着较多的宽容性和同情。可以说,正是有了这两位大师级学者的共同努力,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才得以在当代英语世界乃至整个西方文学批评和文化理论界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重要地位越来越清楚地显示出来。我想这也许正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在各种驳杂的西方文学理论著作中单选中这本

《文学理论导论》并引进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在阅读本书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对作者的生平及理论著述道路有一定的了解。

伊格尔顿出生于英国曼彻斯特附近萨尔福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1961年进入剑桥大学,后获文学博士学位。在剑桥读书期间,他曾师从威廉斯,在学术研究和批评思想等很多方面都受到其老师的影响,尽管他后来在一系列理论问题上与威廉斯发生了分歧,但他早期的著述仍留有不少导师影响的痕迹。毕业后长期在牛津和剑桥从事教学和研究,1990年被正式任命为牛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托马斯·沃腾英国文学和文学理论讲座教授,并经常在欧美各国讲学。现任曼彻斯特大学文化理论讲座教授和约翰·瑞兰兹研究员。伊格尔顿60年代后期就开始其批评理论生涯,他一生著述甚丰,其中主要理论著作包括《莎士比亚与社会》(*Shakespeare and Society*, 1967)、《权力的神话:对勃朗特姐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Myths of Power: A Socialist Study of the Brontës*, 1974)、《批评与意识形态》(*Criticism and Ideology*, 1976)、《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Marxism and Literary Criticism*, 1976)、《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的批评》(*Walter Benjamin, or Towards a Revolutionary Criticism*, 1981)、《克拉莉莎的被强暴》(*The Rape of Clarissa*, 1982)、《文学理论导论》(*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1983)、《批评的功能》(*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1984)、《反本质》(*Against the Grain*, 1986)、《审美意识形态》(*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 1990)、《意识形态导论》(*Ideology: An Introduction*, 1991)、《后现代主义的幻象》(*The Illusions of Postmodernism*, 1996)、《19世纪爱尔兰的学者和叛逆者》(*Scholars and Rebels in Nineteenth Century Ireland*, 1999)、《文化的概念》(*The Idea of Culture*, 2000)、《甜蜜的暴力:悲剧性的概念》(*Sweet Violence: the Idea of the Tragic*, 2003)等十余种理论著作和大量的批评论文,散见欧美各主要文学和文化理论批评学术期刊。这些著述充分体现了作者独特的著述风格和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在国际文学理论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和众多的读者。此外,他还写有剧本《圣·奥斯卡及其他戏剧》(*St Oscar and Other Plays*, 1997)以及回忆录《看门人》(*Gatekeeper*, 2002)等。1997年,布莱克韦尔公司还出版了由斯蒂芬·里根编辑的《伊格尔顿读本》(*The Eagleton Reader*),尽管专门研究伊格尔顿的英文学术专著尚未问世,但这一读本的出版无疑对于广大读者和研究者较为全面地把握伊格尔顿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思想的发展脉络起到了一定的导读作用。



伊格尔顿被公认为是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尤其是阿尔杜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学派在英语文学界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他之前的卢卡契、本雅明、布莱希特、阿尔杜塞、戈德曼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师都曾对他的文学批评思想的形成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但他却不断地超越包括自己的老师威廉斯在内的这些前辈理论大师,糅合批评的意识形态性和文化批判精神于自己的著述,从而针对当代西方理论界出现的各种新理论思潮和文化现象不断地发出强劲的声音。伊格尔顿的文学观点虽然散见于他的著述和论文,但主要可概括为:文学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但同时它也是经济基础的一部分。作家和文学艺术生产者在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扮演的是雇佣劳动者的角色,而文学艺术在后工业、后现代社会则是一种制造业,艺术产品在某种程度上说来也可以算是商品。艺术生产的维系取决于特定的生产技术,而艺术生产方式则是艺术形式的决定因素。他沿袭了本雅明的现代主义精英意识,对后现代社会的文化工业持批判的态度。他也和不少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样,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反映论持不同的看法,认为文学反映现实的提法实际上把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简单地理解为被动的和机械适应的关系,这显然是不恰当的。因此,在伊格尔顿看来,不顾文学创作的规律,一味在文学作品中搜索政治、经济和阶级斗争的内容,表明了一种对文学的幼稚态度,这并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应用于批评实践的正确态度,而是一种庸俗社会学的方法。他主张把结构主义的某些合理因素糅合进马克思主义批评中,从而创立一种新的综合“话语理论”,这种话语用于文学研究,则可吸收当代各种批评理论的积极方面,以便对文学进行多角度和全方位的考察研究。这些观点我们都不难在本书各章节中见到。显然,在对20世纪兴起的各种批评理论的态度上,他表现出了对精神分析学批评理论的宽容和同情,而对解构主义批评理论则予以了尖锐的批判。在最近发表的论文《基础和上层建筑再识》(Base and Superstructure Revisited)中,他从一个新的角度对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老命题作出了全新的阐释。<sup>1</sup>应该承认,由于伊格尔顿的努力,英国的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带有了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色彩,并在某种程度上仍未远离文学研究的精英立场。

伊格尔顿7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观点主要体现在这本《文学理论导论》和另一本名为《审美意识形态》的理论著作中,前者作为当代欧美多所大学文学

1 参见《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第31卷第2期(2000),第231—240页。

专业的教科书,自1983年出版以来其发行量和普及面之广确实是十分罕见的。光是这本书的中译本就有三种,但都是以初版为蓝本的,而我们现在拿在手里的这本《文学理论导论》则是该书的第二版,出版于1996年,随后几乎每一两年都要重印一次,至今仍畅销不衰。笔者曾在欧美好几所大学讲学或客座,但几乎在我讲学的所有大学,文学理论教材都用的是这本书。甚至连不同意他观点的一些教授也不无感慨地说:“因为我没有更合适的教科书可用了。”作者在本书中向英语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系统地介绍了自20世纪初以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发展演变的脉络,带有很强的政治倾向性,尤其是在对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阐释学和接受美学以及精神分析学等批评流派作了批判性的评介之后,作者在结论中总结道:文学理论具有无可非议的政治倾向性,所谓“纯文学理论”只能是一种学术神话,作为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意义的文学理论决不当因其政治性而受到责备。但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教科书不同的是,伊格尔顿始终认为,文学理论批评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应当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但这种倾向性不应该与庸俗社会学的简单化混为一谈。这就相当旗帜鲜明地从一个动态的角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原理和当代特征。再加之作者的语言流畅犀利,论述如行云流水一般,活脱脱地展现了作者本人的批判精神和论辩风貌。

《审美意识形态》是作者进入90年代以来出版的第一部有着重大意义和广泛影响的力著,在这里,伊格尔顿把审美看作是一种关于身体的话语,认为在当代文化中,审美价值与其他价值的分裂表现了社会关系的复杂多变性和矛盾性。作者继续了以往的研究,把分析对象集中在19世纪后期以来的德国美学,认为尼采、马克思、弗洛伊德是现代文化中最伟大的美学思想家,他们的理论为现代西方美学的发展提供了基本范式。而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研究则是对这些前辈大师的批判性继承和扬弃。

应该指出的是,伊格尔顿的著述生涯还不只限于文学理论和批评,作为一位有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的文学理论家,他同时也是一位有着独特批判个性的文化批评家。<sup>1</sup> 6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逐步在英国步入理论家的批评视野,其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

---

1 关于伊格尔顿对文化问题的最新论述,参阅他的近著《文化的概念》(*The Idea of Culture*),牛津:布莱克韦尔出版公司,2000年版;其中一章“文化之战”由笔者译成中文,发表于《南方文坛》,2001年第3期。

心，由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担任该中心的第一任主任。之后，文化研究逐步走出早先的里维斯主义的精英文化认知模式，更为关注当代大众文化和工人阶级的社区生活。到了80年代后期，在后现代主义大潮消退之后，经过后殖民主义的短暂兴盛，文化研究迅速包容了各种后现代/后殖民文化现象，迅速占据了英语文学和文化学术界的主导地位。伊格尔顿的文学研究始终具有文化批评的特征，因而体现了广阔的理论视野。他曾在80年代就积极介入国际性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争鸣，对后现代主义的表演性和怀疑一切的带有虚无主义色彩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予以了尖锐的批判。同样，对于当今风行于后现代主义之后的“文化研究”，他也表现了极大的兴趣，但在承认其合法性的同时，又从马克思的文化批判角度作了冷静的分析。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近几年发表的两篇论文中，这两篇论文都由笔者译出，已经发表于国内刊物上。在其中一篇题为“后现代主义的矛盾性”(The Contradictions of Postmodernism, 1997)的论文中，他甚至针对西方以外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后现代热和文化热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今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文化？因为就此有重要的论题可谈。一切都变得与文化有关……文化主义加大了有关人类生活所建构和破译并属于习俗的东西的重要性……历史主义往往强调历史的可变性、相对性和非连续性特征，而不是保持那种大规模不变的甚至令人沮丧的一贯性特征。文化主义属于一个特定的历史空间和时间——在我们这里——属于先进的资本主义西方世界，但现在似乎却日益进口到中国以及其他一些‘新崛起的’社会。”<sup>1</sup>这种现象足以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理论家的注意。在他看来，有着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不必把西方后工业社会的特定文化现象统统引进自己的国家，否则便会丧失自己民族的文化特色。他的这篇论文于1995年在中国大连举行的“文化研究：中国与西方”国家研讨会上首次宣读时引起了与会中外学者的强烈反响。然而，与威廉斯等人所不同的是，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受到阿尔杜塞的结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他只能算作一位有着强烈精英意识的“学院”马克思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者，而不是那种坚定地投身社会主义事业的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

1 参见《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第28卷第1期(1997)，第1页。这篇论文由笔者直接从伊格尔顿的发言打印稿译成中文，先行发表于《国外文学》，1996年第2期。

另一篇就是“文化之战”(Culture War),在这篇论文中,针对当今时代文化的概念无限扩张的不正常现象,伊格尔顿开宗明义地指出:“‘文化’(culture)这个字眼总显得既过于宽泛同时又过于狭窄,因而并不真的有用。它的美学含义包括斯特拉文斯基的著述,但没有必要包括科幻小说;它的人类学意义则宽至从发型和餐饮习惯直到排水管的制造。”对文化概念的这种无限扩张的担忧早就体现在他以前的著述中,在他看来,至少有两个层次上的文化可谈,一种是用大写英文字母开头的“总体文化”(Culture),另一种就是用小写英文字母开头的各民族的“具体的文化”(cultures),这两种文化的对立和争斗使得文化的概念毫无节制地扩张,甚至达到了令人生厌的地步。在分别分析了各种不同版本的文化概念之后,伊格尔顿总结道:“我们看到,当代文化的概念已剧烈膨胀到了如此地步,我们显然共同分享了它的脆弱的、困扰的、物质的、身体的以及客观的人类生活,这种生活已被所谓文化主义(culturalism)的蠢举毫不留情地席卷到一旁了。确实,文化并不是伴随我们生活的东西,但在某种意义上,却是我们为之而生活的东西……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已经变得过于自负和厚颜无耻。我们在承认其重要性的同时,应该果断地把它送回它该去的地方。”他的这种警告实际上起到了对文化研究强烈冲击精英文学研究现象的有力反拨作用,对于人们重新正确地、恰如其分地认识文化的价值以及文化与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不无启迪。

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伊格尔顿也是中国文学理论界和文化研究界所熟悉的老朋友,他的一些著述自80年代以来就有了中译本。而他本人曾于80年代和90年代两度来中国访问讲学并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深表同情和支持,但同时对中国文化界和学术界大面积地引进西方各种文化思潮和理论又表示担心。在他看来,最新的和最时髦的东西不一定是最好的,一个国家和民族应当有自己的文化遗产和理论的声音。这是其赖以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独特声音的资本。我和伊格尔顿教授于90年代初相识,曾频繁通过不少书信。最使我难忘的是,1995年8月,我在北京大学工作时,曾邀请他前来出席我主持的“文化研究:中国与西方国际研讨会”,他欣然前来作了“后现代主义的矛盾性”的主题发言。会前,他曾问我给他多少时间,我告诉他一般主题发言者可讲40分钟。他没带发言稿,一口气讲完,我看看手表正好40分钟。他的这种雄辩如行云流水般的演讲风格

至今仍为不少与会者传为佳话。当我向他索取发言稿为发表所用时，他回答说，回去后两周内一定寄给我。后来他果然也兑现了。1997年至2000年间，我在北京语言大学工作时，我们又在埃及一同出席了国际文学理论研讨会，他还欣然接受我的邀请担任由我参与创办的国际文学理论学会的顾问和我主编的学会中文会刊《文学理论前沿》的顾问。他曾应允近年内将再度来中国访问讲学，因此我和我的同事们一直期待着欢迎这位老朋友的来访。我想，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原版引进并出版的这本在全世界有着广泛影响的《文学理论导论》一定能促成他的早日来访。

王宇

清华大学外语系

文学理论导论

英美文学文库

导 读

---

## *Pre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

---

This book is an attempt to make modern literary theory intelligible and attractive to as wide a readership as possible. Since it first appeared in 1983, I am gratified to report that it has been studied by lawyers as well as literary critics, anthropologists as well as cultural theorists. In one sense, perhaps, this isn't all that surprising. As the book itself tries to demonstrate, there is in fact no 'literary theory', in the sense of a body of theory which springs from, or is applicable to, literature alone. None of the approaches outlined in this book, from phenomenology and semiotics to structuralism and psychoanalysis, is *simply* concerned with 'literary' writing. On the contrary, they all emerged from other areas of the humanities, and have implications well beyond literature itself. This, I imagine, has been one reason for the book's popularity, and one reason which makes a new edition of it worthwhile. But I have also been struck by the number of non-academic readers it has attracted. Unlike most such works, it has managed to reach a readership beyond academia, and this is especially interesting in the light of literary theory's so-called elitism. If it *is* a difficult, even esoteric language, then it seems to be one which interests people who have never seen the inside of a university; and if this is so, then some of those inside universities who dismiss it for its esotericism ought to think again. It is encouraging, anyway, that in a postmodern age in which meaning, like everything else, is expected to be instantly consumable, there are those who have found the labour of acquiring new ways of speaking of literature to be worthwhile.

Some literary theory has indeed been excessively in-group and obscurantist, and this book represents one attempt to undo that damage and make it more widely accessible. But there is another sense in which such

theory is the very reverse of elitist. What is truly elitist in literary studies is the idea that works of literature can only be appreciated by those with a particular sort of cultural breeding. There are those who have 'literary values' in their bones, and those who languish in the outer darkness. One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growth of literary theory since the 1960s was the gradual breakdown of this assumption, under the impact of new kinds of students entering higher education from supposedly 'uncultivated' backgrounds. Theory was a way of emancipating literary works from the stranglehold of a 'civilized sensibility', and throwing them open to a kind of analysis in which, in principle at least, anyone could participate. Those who complain of the difficulty of such theory would often, ironically enough, not expect to understand a textbook of biology or chemical engineering straight off. Why then should literary studies be any different? Perhaps because we expect literature itself to be an 'ordinary' kind of language instantly available to everyone; but this is itself a very particular 'theory' of literature. Properly understood, literary theory is shaped by a democratic impulse rather than an elitist one; and to this extent, when it *does* lapse into the turgidly unreadable, it is being untrue to its own historical roots.

T. E.

---

## *Preface*

---

If one wanted to put a date on the beginnings of the transformation which has overtaken literary theory in this century, one could do worse than settle on 1917, the year in which the young Russian Formalist Viktor Shklovsky published his pioneering essay 'Art as Device'. Since then, and especially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re has been a striking proliferation of literary theory: the very meaning of 'literature', 'reading' and 'criticism' has undergone deep alteration. But not much of this theoretical revolution has yet spread beyond a circle of specialists and enthusiasts: it has still to make its full impact on the student of literature and the general reader.

This book sets out to provide a reasonably comprehensive account of modern literary theory for those with little or no previous knowledge of the topic. Though such a project obviously involves omissions and oversimplifications, I have tried to popularize, rather than vulgarize, the subject. Since there is in my opinion no 'neutral', value-free way of presenting it, I have argued throughout a particular *case*, which I hope adds to the book's interest.

The economist J. M. Keynes once remarked that those economists who disliked theory, or claimed to get along better without it, were simply in the grip of an older theory. This is also true of literary students and critics. There are some who complain that literary theory is impossibly esoteric – who suspect it as an arcane, elitist enclave somewhat akin to nuclear physics. It is true that a 'literary education' does not exactly encourage analytical thought; but literary theory is in fact no more difficult than many theoretical enquiries, and a good deal easier than some. I hope the book may help to demystify those who fear that the subject is beyond their reach. Some



students and critics also protest that literary theory 'gets in between the reader and the work'. The simple response to this is that without some kind of theory, however unreflective and implicit, we would not know what a 'literary work' was in the first place, or how we were to read it. Hostility to theory usually means an opposition to other people's theories and an oblivion of one's own. One purpose of this book is to lift that repression and allow us to remember.

T. E.